

眞文忠公政經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三·六釐米寬十八·七釐米



出公之經曰：真而誠者，
永矣。夜賢而嘉之，知其好之序。洪公退嘗與
遇，言至相爾顏弟，既而洪公亦告疾。不知是
言者，是知者也。公所謂政學，乃

板真文史公政經之經

周易六堂賦



四方門人
楚言無之
知友趙

本影印原書成於丙子年
王氏藏文大典

歐陽文忠公集

乙未夏五

公薨後兩月

從臣

鼎翰

曰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文忠公
端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

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洪公退嘗與
萬言至相顧噴涕既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
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

先生再守

所著邁時分教睢邱鄉友趙

時棟宗

爲法曹朝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

側遂得此經寔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

亦未必盡見之宗華令大庾鋟梓縣齋以一帙

見畀且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

有之無所存之靡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

之書鑿鑿乎桑麻穀粟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

以爲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爲

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

傳衍之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

之事業小則爲程純公晉城縣譜次則爲宣文

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爲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

吉元祐之相譜烏平國公之民亦勞止有

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瘳
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永乎淳祐二年月正
人日門人王邁序

真文忠公政經

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病也

敬哉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鍾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惄不在大亦不

小惠不惠懋不懋

一事不順一
慘故順其所不順勉其所不順

惄則自無然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要囚服念五六日

囚之要辭

至于旬時

旬十

蔽要囚

蔽斷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

議事以制

因事制宜

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

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

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

猶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

官乃和不和政厖

厖雜亂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

匪其人惟爾不任

召陳王若曰君陳惟

謂德孝恭惟孝友于兄

惟德孝恭惟孝友于兄

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
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師衆虞度庶言同則繹繹細也謀多繹

獨斷

又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

人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未必有忍其
自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
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
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

大猷

正經

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怨嘆冬祁寒小民亦惟

三怨咨祁大也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

寧

呂刑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謂獄辭
詳審也又謂獄辭

所逮兩造具備兩事俱至師聽五辭師衆獄官五辭之辭五辭

簡乎簡核乎信正于五刑無疑然後用刑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宥病也五過之疵病惟官勢

惟反

報怨

惟內

女德

惟貨

賄賄

惟來

于請

其罪惟鈞

此以

五者故有當而罰當罰

而宥者犯者以其罪罪之

周禮謂勝私

克謂勝私

惟有衆惟貌有稽

色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嚴敬天威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

又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財與命均

非僂折獄

捷謂安給

惟良折獄

良謂長厚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辭聽非從

惟從

非從我意從於理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

與衆度占

咸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貨非寶

鬻獄得貨

惟府辜功

府聚辜事

報以庶

三

三

三

三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

公之言而載于

子

山下有火竇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下有少

明無不照恃明則輕故言謹政不敢輕於斷獄

庶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之高

明無不照察之象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離明照察之象故以折獄震動

故致刑

威斷之象故以致刑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孚孚之象議獄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以時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政經

四

三萬

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請益曰無倦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

白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諸

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

政經

工

七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馬良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

子而至矣焉用稼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曰上好禮
則民易使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
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而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退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

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此經

六

馬氏

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
詒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
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
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
天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

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恭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學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上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政經

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必即天論言與

一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小事曰此比必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

例利反

心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也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

二壇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

故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

論政經

六

子

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視民如傷

傳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鶴之逐鳥雀也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

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

政經

九

自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蒯瞖之亂季羔逃之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隙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

之免也臣知獄決當論見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

漢曹參爲齊相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齊國安集大

齊相

史記

長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爲長者亦不敢大欺

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翁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

縣吏次爲孝悌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請
生明經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吏民
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繇是大化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汲黯治官理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
而已不苛小

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
成就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聾瞽郵白欲逐之
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
不可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

馬融

馬融

E奏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
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
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
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朱邑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苟以愛利爲
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遺遇之有恩所
至吏民愛敬

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
石不能禽制丞相御史舉龍遂可用上以爲

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
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
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
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
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
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
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鋤

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迺爲盜
賊遂單車獨行至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
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
兵弩而持鉏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遂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迺躬率以儉
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
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
者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犧曰何爲帶牛佩犧
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

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
獄訟衰息

召信臣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
民如子所居見稱述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
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
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
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
闕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
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作均水約束
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

政經

十三

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教不以
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
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
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之曰

召父

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
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
人許伯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
直皆退而自責輒耕相讓亭長從之借牛而

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

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四

何義

任延爲九真太守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多名子爲任初平帝

時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灾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嶠鼯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

政經

十五

王集

與交趾比境嘗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至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

劉矩爲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劉寵爲會稽太守山民愚朴有自首不入市

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
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
叟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
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它時守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
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
人選一大錢受之

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農事既

政舉

十六

王易

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學覽初到亭人有陳
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
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
當是教化未至耳毋守寡務孤苦身投老奈
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悔
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
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時
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
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
尋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

鳳故不爲也

王暢爲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詠曰
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興
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
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納其諫更
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隋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
田積年援據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
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
兄弟心如何諸證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
乞外更思遂還同居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病合
家避之父子夫婦不相看養孝義道絕公義
患之分遣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安置聽
事暑月疫時或至數百公義親設榻獨坐其
間所得俸祿盡用市藥迎醫療之於是悉差
諸病家子孫慙謝後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
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遷并
州刺史下車先至獄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
餘日決斷咸盡方還受新訟不立文案遣當

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不盡公義即宿聽
不還閣或諫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答曰
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
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
伏後有欲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小事
何忍勤勞使君訟者皆兩讓而止

忠公政經

一徽之歙縣催科素難嘉定中有爲掌者措置
夏稅秋苗以一都爲一簿與諸都保長相約
每日引三四都某都以甚日當限自近而遠
謂如初一日引第一第二第三都初二日引

第四第五第六都至十四日而諸都畢又自
十六日再輪至二十九日而畢所以虛十五

日者以其有小盡故也其簿居常置宅堂中
閑暇輒一繙閱至某日某都當限則携是簿

人出令保長當廳拋箱知縣據案令鄉司當
消即與押字而保長者即出無羈留之

支經
無引展之費安得不如期以來又慮諸廳

力限之不同則保長又湏伺候於是關會諸
廳限日悉同保長以一日在縣了諸廳之限
即下鄉催科每半月纔一到縣爲力不煩得
以從容爲官辦事此一法也

一隆興豐城人戶多委掌攬輸賦而掌攬不以
時納嘉定中有爲掌者措置每都出一青冊
每板開稅戶二名第一行書每戶第二行
書幹事人三字第三行書掌攬人二字從本
都保長傳至稅戶取會如係本戶自納即於

第一行云自納或委幹事人納即於第二行
書其姓名在何處居或委掌攬人納即於第
三行書其姓名在何處居諸都人戶稅賦無
不知其去着者於催科爲尤便此又一法也
潭州諸縣皆有掌攬籍願爲掌攬者入狀召
保仍納抵產乃許充應無詭名之弊無私下
掌攬而名不在官之弊無公吏罷役等冒
充之弊此又一法也

一寧國宣城催科亦難辦嘉定中有宰到官
召諸都保長來飲之以酒而與之約曰自今
官不以一毫擾汝汝亦毋得以違吾信命同
僚皆哂其迂謂此間保司雖撻罰不能使之
畏豈杯酒所能堅其約乎旣而三年之間無
一違信命者鞭朴束縛而不用此又以誠意
感人之效也

鄉邦有老於吏事者嘗於保司限到率當廳
引展鄉司輩皆無所獲又恐生他弊則明出
令每引以錢若干文繫于引之腰拋之諸中
保司所費不多而鄉吏亦沾微潤此雖小
亦可爲法

一潭之醴陵慶元間有名士爲宰者每省限滿點追到官或十人或六七人宰謂之曰汝等罪當杖然不忍皆杖也則使探闔而受杖被刑者少而人皆知懼此又一法也

以上數條皆可采用而歛縣造簿分限之法尤爲切要蓋簿書乃財賦之根柢財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故縣令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近世不然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爲宰者罕曾親閱則所用以催科者鄉司之草簿而已彼

政經

主

何推

其平時飛走產錢出入賣弄無所不至若據其草簿以催科則指未納爲已納已納爲未納皆惟其意所欲官賦之陷失人戶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歛縣之法則各都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謂催科之權在己而不在于吏則不擾而辨在吏而在己則擾而不辨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歛縣之法故予

於此尤惓惓焉

西山帥長沙咨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

某猥以庸虛謬當閫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厚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弟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

■政經

二二一

何報

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叶和親族賙濟鄉閭爲甚所推者請采訪以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爲主憲學陳公襄爲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其民民亦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

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

律己以廉

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汙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故此以爲四事之首

撫民以仁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

唐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立事以勤是也

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昇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嫋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何謂十害曰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罔圖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久乎

品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己之體膚也

國政經

二四

王錫

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泥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沉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

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爲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爲此

政綱

二三

徐鉉

訓取財

以閭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

出

低價買物是也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

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
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
戶何以堪此

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
俟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
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
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
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
以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
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

富見告而商確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
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夫州
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
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
情達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
以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
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
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
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
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

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
蒙賜而某也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尚其亮
之幸甚

某咨目上

府判職曹以下諸同官

會集十二縣知縣議事以詩送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
仁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祗似唐朝古我
半當如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卮酒重煩散作十
春

諭俗榜文

政經

三七

俗旨

叮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
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
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
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爲爾民
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弟爲本其制刑亦以不
孝不弟爲先蓋人之爲人異乎禽獸者以其
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爲人子者雖竭

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歿而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大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同本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而致爭雖刀小故而興訟長不恤幼卑或凌尊同氣之親何忍爲此潭湘舊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

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爲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爲不孝不弟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悛改昔後漢陳元爲母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爲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況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

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階刑戮終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毋忽

頑惡之人不得與良民並列也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血脉相通豈容間隔至於鄰里鄉黨雖比宗族爲疎然其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情義所關亦爲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視以爲輕小有紛爭輒相凌犯詞憇一起便爲敵讐有

一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嘗加旌表至今稱爲義門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爲美談江湖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爲義舉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來恩愛浹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以輕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叶親族調濟里閭爲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

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
爾民其勉之無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
爲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爲百姓者不
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爲
心不啻飢渴視事云始切切講求已轉牒
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除其十害
何謂四事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
莅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
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逼呼招引
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
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
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
憇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
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
實封訐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
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意更相勸戒非
法之事莫妄作

如豪強凶橫吞謀貧弱奸狡詐僞欺騙
善良教唆詞訟計囑公事聚衆鬪毆開

坊賭博居停盜賊屠宰耕牛酤賣私酒
興販雜物如此之類皆係非法

無理之事莫妄興

如事不干己輒行告訐裝撰詞說交帶
虛實如此之類皆是非理

或日前所爲未免害人若能幡然悔悟去
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改
之爲貴周處三害終爲名賢父老其以此
意爲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之不悛
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有
國政經

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毋忽

訓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
子弟爲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爲太守者
意諱諱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
爲衆開陳使之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畏
法田里無追呼之擾公庭無鞭朴之聲民情熙
熙化爲樂國豈不美哉故令榜示各宜知悉
知泉州軍州事

當職昨守此州首末三年初無善狀豈謂邦

人亮其疎拙既去之後猶不相忘當職亦每稱嘆士風之美民俗之厚未有如溫陵比者十四五年之間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念至聞永德二邑之寇難則爲之慟愴聞羸事不登民生憔悴則爲之慨嘆不圖閑散之久忽蒙上恩再付郡寄疾病衰羸本不

六子又念泉人相愛之深不忍固辭鼎勉一行今已到任凡百政事悉遵前任日規模及以仁廉公勤四事與僚屬更相勸勉期不負下人屬望之意惟士若民亦宜各崇禮義答

偶廉耻各修孝弟忠信之行使士風之美民仰之厚有加於往時是又區區所望於泉人之當職此來精力雖非昔比然勤民之心不革以衰病而或怠倉庫空虛前所未然恤民之心不敢以匱乏而少改爾民亦宜體念之意詞訴之可已者不必重紊官司賦稅之當輸者不必更待催督使當職聽斷之餘頗有暇日而官俸兵糧粗免欠闊庶得一意爲爾民思長久之計不爲細故末節所妨當職此來非有所貪慕惟欲興利除害使此邦復

還樂土之舊而已比者入境之初延訪父老
田里利病雖已略聞本末曲折未能周悉凡
士民有知其詳者遇見客受詞之日不惜條
陳以告當加斟酌次第施行今後郡政或有
不合事宜亦願指陳無隱庶幾利日以興害
日以除年歲之間漸還舊觀此當職垂老復
本意也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勸諭文

寸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
台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爲爾開說凡爲人子

政綱

三三

王錫

敬是先其次友愛叶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
與父母生兒多少艱苦妊娠將免九死一生
金匱要略三年飲母膏血携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
鳥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爲
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
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
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脉未遠豈宜相視便若
路人其次人情義亦重患難相救疾病相救

恩意往來亦不可闊以上四事人首大端凡爾
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省事意爭
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
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
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
遂言不讐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
汙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湏賭是莫太虧瞞
叫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濕米
日尤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宜分數太多
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
紳飲酒無節少不生灾賭博不戒多至爲盜
浮浪久必困窮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
令爲此民復來有太不平當爲伸雪有大不便
當爲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於我
分違法犯刑最不可作

如悖父母陵犯尊長健訟無理毆人重傷開
坊聚賭停盜宰牛教唆詞訟欺騙財物等事
皆是違法

舊來有過各許自新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罰

能改卽是善良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
及其鄉人有違此言衆共誚責凡此忉怛欲曉
編民讀書爲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諫言
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
教人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灾召和其始自今
求爲樂國

諭州縣官僚

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勸勉 同僚曰律

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而某區區

卒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害者

政經

三月主

何春

目不可紀今者蒙 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
所以荅 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
已故願與 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貊聚
居珍寶貨覓者興羨而豪民巨室有所訟懇
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
不爲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汚者士之
醜行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
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它美何足道哉
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蓋隱微
之際最爲顯著 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

同僚力脩冰蘖之規各厲玉雪之操使士民起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求之簿勤於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

矜矣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害發一掊剋心斯民立被誅刑之殃盍亦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

焉委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

政經

三十六

馬融

狗在前坑寢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古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坐之乎已欲安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致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掊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已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骯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戚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歸民而忘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

同僚以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

本直道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

政經

三二

人主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

勤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况爲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孤

朝寄而下

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遊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

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

者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懈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孜

事是乃庶幾政平訟理而里得安其生
此所當効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
渝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
愧顧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
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
騰在某亦不容苟止也蒞事之初敢以誠告
幸垂察焉

勸諭事件于后

入境以來延訪父老交印之後引受民詞

利病縣政否臧頗聞一二今檢舉前在任

及今來合行事件開具于后

啟

馬良

嘉定十年到任以五事諭民其一謂人道
所先莫如孝弟編民中有能孝於父母弟
於兄長性行尤異者所屬詳加採訪以其
實上于州優加賞勸或身居子職有闕侍
養或父母在堂別蓄私財或犯分陵忽不
顧長幼之倫或因利忿爭遽興骨肉之訟
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後據廂官申到黃章
取肝救母吳祥取肝救父各行支賞外又

有承信郎周宗強割股以療親疾延請

請

州設宴用旗幟鼓樂送歸其家晉江縣申

到劉璣有母百歲璣年七十孝養彌謹既

加優禮又立壽母坊以表之進士呂洙女

良子割股救父隨即痊愈亦立懿孝坊自

爲之記又據百姓吳十同妻憇子吳良聰

不幸審問得實杖脊于市髡髮居役其他

眷懲大率類此今請各縣知佐勤行訪問

女氏間有孝友篤至之人保明申州待加

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長爲父兄所

憇者宜以至恩大義諄諄勸曉苟能悔過

古許自新教之不從即加懲治甚者解州

行庶幾可儆愚俗

嘗職昨在任日遇親戚骨肉之訟多是面

加開諭往往幡然而改各從和會而去如

卑幼訴分產不平固當以法裁斷亦湏先

諭尊長自行從公均分或堅執不從然後

當官監析其有分產已平而妄生詞說者

却當以犯分誣罔坐之今請知佐每聽訟

常以正名分厚風俗爲先庶幾可革輸薄

一學校風化之首訪聞諸縣間有不以教養
爲意者贍學之田或爲豪民占據或爲公
吏侵漁甚至移作它用未嘗營養士其間雖
名養士又或容其居家日請錢米未嘗在
學習讀或雖住學而未嘗供課或雖供課
而所習不過舉業未嘗誦習經史凡此皆
有失國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請知佐
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鉤考毋令滲漏
計其所入專以養士仍請主學官立定課
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曰

政出

四

各令覆說前所講者舉業之外更各課以
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
皆爲有用之材所補非淺

一溫陵人材之淵藪名德聞望相繼不絕近
入郡境士友投書頗多其間蓋有議論至
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風之盛詎非它處
可及今恐諸縣管下有懷材抱藝而沉淪
不偶守道安貧而不肯苟求者宜以禮延
請致之學校使後有所師法仍以其姓名

申郡併當加之賓禮

清獄犴

一獄者生民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
收繫爲知縣者每每必湏躬親庶免枉濫
訪聞諸縣間有輕寘人於囹圄而付推鞠
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
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捶
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囚糧減削衣被
單少飢凍至於交迫或枷具過重不與湯
刷頸項爲之潰爛或屋瓦疎漏不修有風
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蟣蟲之苦或

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囚病
不早醫治致其瘦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
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
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
一一親臨飯食居處時時檢察嚴戢胥吏
毋令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於大辟死生
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有 國憲幽
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忽

一昨因臣僚申請勘獄先經縣丞蓋慮知縣
事繁不暇專意獄事亦州郡先付獄官之

意也。竊慮屬縣有悉付其事於丞不復加
意者有縣丞憚於到獄徑取上囚徒就廳
鞫問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縣
以獄事爲重專任其責雖與縣丞同勘即
不許輒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欵引惹
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聲亦不宜使之
干預

平賦稅

一前在任日舊約束輸納三稅自有省限官
司先期催納在法非輕至於預借稅租

立正

四十一

王錫

法尤不許若公吏私借者準盜論今聞屬
縣有未及省限而預先起催者有四年而
預借五年之稅五年而預借六七年之稅
者民間何以堪此仰自今爲始湏及省限
方行起催仍只催當年及遞年未納稅賦
不許更行預借所有公吏私借之弊併委
知縣嚴行覺察務令盡絕
一前在任日應官民寺觀輸納稅米並令自
量自槩止收槩下三升爲耗諸縣亦一體
施行今聞諸縣受納更不照前約束甚至

取及罰者自今仰並照州管交納
例令納戶自行量槩毋致少有過取其案
吏倉畝非理乞覓一切除罷受納官宜以
身率下庶幾可革蠹弊

一昨來節次約束遞年逃閭之數當與除豁
不許勒令保長代輸其就州納者州鈔下
縣縣吏不得藏匿立請主簿消注其就縣
納者即與印鈔給還仍對銷官簿不許重
疊追催及以呈鈔爲名輒行追擾今來訪
聞諸縣於前數弊色色有之人戶不勝其

政經
苦爲保長者尤所不堪甚至保正副本非
惟科之人亦勒令代納違法害民莫此爲
甚仰諸縣截自日下並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期令第五等戶產錢一文
納見錢七文足應千繫費已併在中今來
訪聞諸縣公吏於七文之外又取繫費或
反多於正錢殊失前政寬卹之意今仰悉
從革去正錢之外不得增添分文反爲下
戶之困

前在任日曾坐

條行下諸縣應文引只

保司不許差人下鄉如諸邑公吏輒帶家

人下鄉搔擾者並從 條收坐自後犯者

懲治非一又鄉書等人每遇鄉民收割輒

至鄉村乞麥乞穀因人戶有訴已將犯者

編配及尉司弓手不因捕盜而多帶家丁

擾害鄉村人戶亦屢曾懲治是時田里間

無一吏迹今聞數年以來此弊復作官司

未有一事便輒差人下鄉縱橫旁午爲害

最甚仰諸縣截自日下更不許仍循前弊

改進

四十四

晉書

兼本州既不專人下縣則縣邑亦豈應專
人下鄉若公吏非承縣引而私往鄉村乞
覓委知佐嚴加覺察務令盡絕

一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諸縣知佐不許出引

令公吏保司買物及因南安丞廳出引付
保司募役人買布因而妄行科配致人陳

訴已將犯人斷罪刺環及將縣丞取問今
來訪聞諸縣仍有此弊仰知佐聽日下一

切杜絕不許責令公吏保司買物以致科

擾人戶

一前在任日曾有約束

望節錫宴在近竊慮諸縣循習成例或於行鋪科買物件不依時價支錢或於民院科配錢物并借借器皿幕席之屬因而乾沒或妄追鄉村農民充樂社祇應或勒令良民婦女拘入妓籍如違許人陳訴後因惠安人戶陳訴縣吏令粧束喬鼓祇應達會已將犯人重斷勒罷又因永春人戶陳訴縣吏因上元放燈科買燈油不還價錢亦將犯人重斷錮身監還并牒諸縣今後

上元放燈不許白科鋪戶油燭等物今來並照前來約束如有犯者並從重坐

一昨因晉江縣爲造軍期船敷買人戶桐油赤簾等物不還價錢遂將承吏斷配仍約束自今不許並緣軍期輒有科配今來訪聞諸縣因本州拋下赤簾麻皮等物輒科保正副收買更不依時直還錢甚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錢買納入納之時公吏又有需乞爲保正者其何以堪仰諸縣今後遇有軍期行下宜從長區處務令不擾

而辦母容縣吏並緣廣行科配及中令司陪備

一昨因晉江重修縣衙出引監諸寺院納修造錢其承引人輒將三植院佃戶打縛取乞已將犯人斷刺仍帖縣鎮自今非甚不獲已母輒興土木之工其不急興修並仰住罷所有合修去處湏管以見錢置場依時價召人申賣不許出引敷率今恐屬縣或因修造輒有敷配仰日下除罷

一昨曾約束民間爭訟官司所當明辨是非

政經

四十六

貢瑞仁

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條收坐今聞屬縣乃有專事科罰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幸免貧者被罰其苦甚於遭刑日下各仰除罷今恐屬縣有因公事而科罰民財者截自日下並令除罷

一昨來約束人戶分析當從其便訪聞諸縣乃有專置司局勒令開戶者但知利其醋錢不顧有傷風教自今唯法應分析經官陳請者即與給印分書不許輒有抑勒今聞諸縣仍復有此甚者差吏下鄉勒令開

折員有此理仰截自日下並行住罷

一昨嘗約束保正長以編民執役官司所宜存恤訪聞諸縣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蕩財產自今除本役外不許妄有苛擾其初參得替繳引展限之需官員到任滿替供應陪備之費並與除免今聞諸縣循習前弊又復甚焉非當管幹之事勒令管幹不當令出錢者勒令出錢其害不可勝計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寧賂吏董求免是致都分有無保正去處仰知佐

政經

四十七

馬慶

諸廳自今於保正長等人務加寬衄除煙火盜賊及合受文引外不許稍有苛擾如官司已存恤保正長而保正長却募破落過犯人代役在鄉搔擾即當究治施行

一昨來約束寺院乃良民之堡障所當寬養其力訪聞諸縣科率頗繁致令重困浸成不濟自今除依法供輸外自餘非泛需索並與除免今聞諸縣視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濟者多則均敷之害必及人戶仰

自今照上項約束毋致違戾

右

所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爲政之本

領而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乃其條目
當職於此不敢不勉亦願諸縣知佐以前四事
及今四條揭之坐右務在力行勿爲文具其逐
縣公吏有犯上項約束致招民詞當擇其尤者
懲治一二外餘並許之自新人戶亦不必論懲
自今約束下日爲始少有分毫違背斷不相容
黥流斷刺必無輕恕帖諸縣知佐石井監鎮知
委并榜本州及七縣市曹曉示

帥福建曉諭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爲職兵甲盜賊乃其專掌盛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 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於奸貪之吏大哉 王言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又自 聖上親政之後登進忠賢退黜憲佞治贓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爲之 詔令之下無非爲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

四二

卷一百一十五

蠲減科湏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母濫刑母橫歛母徇私母黷貨母通關節母任吏胥相與精白一心無負 明詔丁寧之意今又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時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母喜鬪母健訟 聖經有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

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事出來變身害命累及父母乃迷惑之人所爲也

又曰訟終凶

言健訟者終必凶也

又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 聖經又言用天之道

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收斂之類是也
因地制宜

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謹身是不妄爲節用是不妄費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一毛髮一皮膚皆是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何

况輕犯刑憲自害身命

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爲本

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

弟官吏貪殘者當爲戮撻之豪強侵暴者當爲

爾戢之盜賊剽竊爲汝之害當爲翦除之爾民

既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

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爲開說使之通曉

宜爲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

孝變七閩之俗爲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

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
毋忽

右今曉諭各宜知悉

帥長沙勸民間置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爲邦人久處之計在城則置平糶倉儲米數萬碩歲歲出貸其爲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復請于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爲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爲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叶力共濟斯民使無餓莩流離之苦夫

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爲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祐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之無飢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况義廩云者非捐所有以予之

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家無所損而
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擾今
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
司不計產彊敷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
不遣吏監_督之七價直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
抑令痛減也况嘗歲艱民食悉仰勸分今州郡
旣立社倉又糶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
爲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
今去秋成不遠已委知縣官各行勸諭期以十
月終逐都結成規約申聞于縣縣以申聞于州

其能率先爲倡者當加褒賞或謂潭人未易告
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爲哉爲是說
者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樂善
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出粟爲數頗多
如長沙之賈熊袁簡湘陰之鄧居中毛以大攸
邑之武當世瀏陽之龍世永李天覺羅延圭安
化之劉孝錫陳洪範李曉張奉世湘鄉之馮楷
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謙湘潭之羅邦臣楊
仁老向曉諭者州郡或借補官資或特立坊名
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聞風欣慕

者乎必若諭之而不從則勸糴舊例蓋有不得而廢者特不若人自爲之則義風興行群情感悅其氣象不同爾譬之役法然爲義役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廩猶義役也勸分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爲明白爾民其詳

右文忠公政迹

西經

三日

尊公諱去外也二皆休罟生爲明白爾去其善
與文風云蓋外限百年讀文隨義窮辭委外也
故其無衆不同簡書之於去其遺義外限本詩
而教者非不告人自爲文限養風興行也
資平公之見曉文而不外限謫職書國蓋不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真文忠公政經 / [宋] 真德秀撰. —北京: 北京圖書出版社, 2006.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92-1

I. 真… II. 真… III. 康政建設—中國—古代

IV. D691.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6) 第050801號

ISBN 7-5013-3092-1



9 787501 330928 >

書名
真文忠公政經
著者
[宋] 真德秀 撰

出版
北京圖書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b@ni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造紙

印刷

開本

八

印張

十四·七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100

書號

ISBN 7-5013-3092-1/K·1369

定價

四八〇圓

